

書名 空同先生集六十三卷 嘉靖九年序刊本
撰者 明 李夢陽 撰
卷 卷五十三
內容分類 集-別集-明中葉
索書號 倉石:40084
編號 4008000

卷五十三



空同先生集卷第一

賦一十首

疑賦

思賦

省愆賦

緒寓賦

侯軒子賦

十首

賦

乾
坤
高卑易矣
星辰在下
江河逆矣
天喬喬天

北郡李夢陽撰

鈍賦

述征賦

宣歸賦

寄兒賦

竹石賦



空同先生集卷第五十三

北郡李夢陽撰

文 序一十首

贈李九江序

贈何君遷太僕少卿序

送按察使房公序 送陳公赴貴州序

送右副都御史孫公序

送右副都御史臧公序

送董公赴京尹序 送陳公序

何公陞南京工部右侍郎序

贈翟大夫序

序一十首

贈李九江序

李君爲九江府三年而郡大治居無何懇乞致其仕歸乃進君江西右叅政歸自君治九江稔滑者遂遂無敢萌也曰官無如今守庶又明非公者縮無敢君干也豪強仆於其嚴良者恃以安也上令設非其令違民好君執而不行讓言至君往面爭然理勝爭卒無撓者令者或強之也君則毅然曰官可去厥不可阿竟不行於是九江慙者不上之也它非令不至于民民亦不知有他令非於是士專其業工賈坐肆盜背其境農嬉南畝此楨民之效也楨則不擾不擾則

民附民附君乃君懇歸也又放君歸於是民始疑民泣涕咎君曰夫自走省人事迄今頌白蓋目覩十易守矣號稱治者非必君庶也庶摧則公銷公銷則明夷明夷則威弗立威弗立則豪強不仆也豪強不仆則良者擢六者殊途而相湏誠如有能爭非其令者乎即爭能竟弗之行歟非令至則民擾擾則四等各失其業民即失其業不治走日覩守未有不稱治吏遷也君胡不少柰而歸士解之曰嗟蠢哉民獨立者危方上者災故非令不至於下而傲譽必騰於上楚諺有之曰翦稊長穀言恩怨異情也故良者暴之闡也威者猾之讐也太明則闇忌秉公則私惡抱廉

則污讒何則物以反仇也君烏得不歸也或曰夫堯舜在上巢父洗耳張摯二疏之倫談者尚焉故聖王必有不可致之賢而君子必有不可縻之節而後淳風可行也聞之羅公曰世號稱名流善文章說道術深藏闇穆乃其心特養望市高以取崇位博鉅資媒富貴耳於中非實有也一遇事變小則奉首鼠竄大則有不可言者矣茲其言雖激然要亦有徵焉今李君歸陟之以華階褒之以渥辭安知上之意不爲礪頑風懦舉而使履道知幾者勸哉

贈何君遷太僕少卿序

何君以河南左叅政而遷太僕寺少卿人曰高其地

厥階縮重入乎或曰脫繁步予曰拔才也以嘗歷試然亦漸耳既入必重庸君往予謁天官公會公自西來謂予曰頃觀子元清理西北馬有巨才云夫子元才誠巨使握大藩柄敷化而弘載民汔康乎夫馬之政一焉耳拘而簡以君遷不優馬後民哉斯非諳夫馬者也馬之登耗國之舒蹙係之矣是故丘甸歲取圉事嚴矣數馬以對窶富占矣駉牝強衛斯臧興魯阡陌成群漢以張矣是以兵戎之事顛碩倍閑詠者侈焉比足同色國者弗之捐也然古之人思寓馬必民也至有復其三卒免二丁者備矣而猶責之官何也政非人不行也故有張萬歲爲太僕而後天下以

一縑易一馬今監苑無陳堯叟勒石之功茶馬非李
杞蜀市之嚴而編戶馬有文彥博難耕靡息之憂卒
有急則太僕每發帑金市之民今之民非嘗復而免
者也遇市則昂其直直昂州縣官必區畫副之矣副
之而有不賸民者乎於是馬蔽而民亦大擾故謂馬
之政一拘而簡謂君之遷優馬而後民者非諳馬者
也辯者曰何君前清理西北馬嘗糾勢官私田湖益
馬歲入約數千金行期年矣然卒弗行也於時君復
有馬政之章畧曰私茶不絕勢鹽不革馬卒不登亦
未聞措之行今即遷茲官能使馬遽足而民靡擾乎
夫道以志行官以誠守時非逆度知之而弗自非仁
當行而畏縮非勇相幾審力智斯立矣以君才誠重
庸君夫奚往不可矣而但馬政哉君察方岳諸公以
君行也思有贈於君而屬予爲之言予非度時誠守
行志者也而從之言以鮑子知我也

送按察使房公序

今孰不曰軒冕倘來物耳夫凌風排雲鼓翼於九天
之衢以赴功名之會斯豈非吾所深願至欲哉然而
時有遇不遇故富貴者趙孟我者也得之非我加失
之非我損何也以在外也及旣失之也則又率百目
無彩澤戀惜懊悔中怩怩弗休斯非所謂言是而心
違者歟大抵脫屣名利有三難奮激不顧一牽於妻

子二以官爲家三今欲一旦超乎三者視其官如塞翁之馬孟敏之甌先幾勇止內無絳唇色不黯如窮約靡悔斯其人亦罕矣故曰笑碎美璧動情破缶而况功名富貴之際哉故官爲家也官失而無家必曰悔不守井泉之俸牽於妻子妻子必聒之曰榮途百足奮激不顧者失其官鄉里人或侮之或其邦大夫過之不式時節不問遺必曰吾謀再起以泄不平若是者其去也豈誠由諸心者哉任丘房公爲河南按察使守一比法久而安矢無何上書乞致其事歸天子乃許進公太僕寺卿歸公爲此內而弗謀妻子外而弗詢友僚書上而京師朋舊咸罔聞也命下也

人疑而驚詰公曰歸有家乎公曰薄田足以耕敝廬足以栖家人安平公曰安曰他日鄉里人侮公邦大夫過公不式不時節問遺公曰侮予何殆慢予何辱不去二者難必矣公拜命暨還儀度徐暢若有所負而釋焉豁焉若有需而獲也聞惜其去公歎弗自勝譽其高然若靡能焉若公者不謂超乎三者之等而其去真由諸心哉夫人性雖同而品則殊著易識而微難察自是有向欲去而怵於侮且慢止也必曰茲非若不去而殆且辱也有向欲去而牽於妻子也必曰吾效房公不謀諸妻子有向欲去而慮夫無家也必曰薄田敝廬易辦也若是者非公啓之而誰也故

君子謂公之歸有厲頑削貪之功不誣矣公以進士
歷郎中知府副使參政諸官至今職唐相國瑄其先
也而居任丘實自關內徙因是於予有鄉國之雅而
省司諸公乃復屬予曰房公之去人士惜之然亦高
之焉子盍贈之以文於是乎文

送陳公赴貴州序

陳公之貴州左布政使也爰自河南右使往焉往之
日河南左使臧之偕左右叅僚餞之郊有舉觴勞陳
公者再拜而言曰嗟遐哉夫貴州者古鬼國之域而
西南之荒裔也不謂萬里哉陳公觴而酢之而再拜
對曰竊聞之王事無近有知道路之事者曰遐何難

焉夫洞庭五溪天下之險也林箐峴岿劍峰指攢下
視無地仰之無天苦霧蒸焉水則波濤靡際微風凜
湧是險之至者也又草露虫蛇之虞不可不戒陳公
曰王生遇九折之坂叱御徑度狄相登羊腸之谷望
雲徒悲故君子不以夷險異懷人臣不以非美殊志
某也前嘗歷匡廬泛彭蠡北涉井代揚鑪鴈門之衢
飛蓋白登之墟者屢矣然嘗浮洞庭踐五溪徧沅辰
之巉極偏鎮之區蒙蒙嶽嶽犬牙相入者固貴之北
隅也乃後復踰大庾登五羊返于江于淮于河以至
于河南某者未始困于險也而險亦莫吾困問者瞿
然而變色曰蹉壯哉且子何以治夷陳公曰竊聞之

雨露不擇地君子不擇人故鳥獸悅惠豚魚及孚忠
信篤敬蠻貊焉行夫自貴之開邦也列帝敷膏于上
諸吏宣承于下官御惟備巨小相屬立酋世長因其
勢輕徭薄賦養其力左輸右轉贍乎用甲冑以威庠
序以教錄俊登杰細繫大縻是夷而華者也某何敢
以夷治也臧公曰吾與子異域而均責夫封疆之官
其責有五訓養先焉一以持之守之以寬詳出允納
宣明剔幽其庶幾乎陳公再拜而受曰旨哉敢不敬
承佩君子之訓於是李子聞之曰諸君可謂善祖行
矣一餞而三物備或問何也曰送而恤遐而險焉虞
仁也仕不避難重險不懼忠也別靡忘規陳責必五
義也仁以樹忠義以行之益之以貞何事不濟是一
餞而三物備者也諸君可謂善祖行矣

送右副都御史孫公序

孫公爲都御史赴江西也以李子嘗官其地問厥宜
李子曰僕鄙人也宜何知焉夫不自政而謀人政者
妄也不自陳而言勇則其言無稽敢辭翌日李子與
客論天下之政而及江之西客曰孫公撫斯邦也境
內獄省乎蓋其人嘗爲刑吏矣以平名又錄囚斯也
然斯邦也賦其允乎豪必自今摧矣自孫之爲參政
爲按察爲右使所政知之也李子曰竊聞之天下一
政因地異施故政以位殊位由體立立體顯用藏諸

其能是以米價之間智者瞋目牛喘下詢君子與焉
故比條原情執而固徇積孚而寃成者刑吏之事也
懷衿剖疑義以斷例破堅伐幽錄囚者之志也公符
宣委亟恤緩徵叅政之義也持明懸平靡屈靡撓重
輕付之吏嚴民畏按察之經也協寅敷誠可否惟貞
右使之程也糾邪敷端屹然岳安百度貞焉都御史
之賢也巍威履仁鎮危立利任怨而輕去挈綱而踈
目踣猾而矜拙巡撫者職也昔予官江之西見右使
者弗程也按察之弗經也叅者非其義行也私計曰
撫臣必糾之然弗之糾也乃程也經也其義行也私
計曰茲必敷之矣然卒敷之敷事巨曰三司如何咎

也曰咎在攸司威武臨也若罔知聞也斯非鎮危立
利任怨而輕去之道也及覘其日爲則簿焉書焉瑣
焉屑焉矣耳故刑貴親太親則煩賦貴親太親則勞
兵貴親太親則劇心煩身勞益之以劇則威不巍自
用遺人則仁不廣仁不廣則拙不容威不巍則猾不
伏此所謂下行諸司務目而拋綱者也古之大臣不
由也客曰某聞之君子異位而同功殊體而均効言
有本也詩云維其有之是以似之故曰我戰則克祭
則受福言無徃不可也孫公之撫江西也予謂其獄
省而賦允也非欲其太親之也自程而後程人之程
自經而後經人之經也經以立程程以擴義義以定

志志以幹事則何豪不之摧矣豪不奪則民志一民志一則重犯法重犯法則獄省獄省則賦可允賦允則盜賊不作盜賊不作則兵戢而無用此大臣之業而巡撫之良也故曰同功而均效者此也越二日左使臧公偕諸寮來謂李子曰孫於君同年進者也同郎屬而嘗又共巷居其行也能無言哉於是李子以客問答語告臧子而臧子乃遂以李子之言告孫子孫子曰夫敷其義而弗指其事而顧宏厥辭李殆以言諱乎雖然非妄言者也厥言有稽矣

送右副都御史臧公序

大臣之出而鎮也必在畿甸之外記曰天子使其大

夫爲三監監於方伯之國是也方伯之國去天子遠故不可不有出而鎮之之臣出而鎮之不可不假激揚繩糾之權故又不可不名之監故監者主控遐固外顯寧而奠危者也今直保諸府猶古三輔之地所謂王之畿也乃奚取諸監而使之鎮也此救時而順勢之道也政要曰靡一之又曰持衡之勢重則昂夫建本者未有不崇乎培者也今使之鎮而取諸監者非欲畿內地昂且崇哉直隸之府不相一非方伯國埒也勢不得更無監故置監者又以一之耳此所謂順之也順勢以置監而監非方伯國埒之地則其體孤懸畿內近天子則美醜易達一分以崇本重

邇以昂化非假之歲月不效故監直隸府視他方難
也是以 天子不易視監而監亦不敢視已易此臧
公監他方請屢抑而獨監茲獲歟昔 高皇帝置監
也專任御史巡未始煩大夫也至今議者每私謂巡
撫之官非 祖制斯見弊而不見時者也彼徒以彼
非便宜材也利已靡任怨日佹佹冀轉擢遂以爲不
必煩而不知按者守恒者也撫者濟通者也恒者一
於法通者兼乎化且今之撫者誠如召之陝以東異
之關以西也亦何寧不之顯危不之莫而矧遐與外
之足憂也夫真保諸府古河朔之域而武悍之國也
西臨阨塞三關據焉巴巴之變賊嘗抗刃飛狐而飲
酪倒馬矣日者流賊之起也夷恒山之堞而焚易水
之臺者幾矣是其地內而外邇而遐者也與古之畿
例異而事兼夫以昂化重邇崇本一分爲已任而益
之以內外邇遐之兼此臧公監他方請屢抑而獨監
茲獲歟古人有言曰圖治於難言不可不慎也今以
臧公才望此官此地然常自曰 天子不易視此官
此地某亦何敢此官此地易行也可以側耳風政矣
先是孫公以右使爲此官江西臧實偕群寮屬予文
乃予今不得不文於臧者其義猶孫也

送童公赴京尹序

童公之爲順天府尹也以河南左布政使府於省體

亞尹視使品殿然非名使罔尹擢非大名使即尹罔
北也斯非內重外輕義邪童公之爲左使也幾三易
年矣擬擢公都御史暨卿者屢矣乃竟擢公尹又北
也非以公名使又大者邪天下之勢地近則難制荷
重則難力體雜則職易撓順天者古京兆之地而尹
猶古之尹也輦轂之下禁糾盤錯動干貴豪謀於
幕朝誼干朝所謂河南帝城當近臣斯謂近而難制
民之受病譬如木蠹朽自內始勞者欲息瘵者欲瘳
禁邪祛害一趨同俗邦畿旣熙四方是承厥機惟尹
尹之輕重幾甸以之斯謂難力夫尹卿相之次也簿
書期會猶云有司故其體差異史云前有趙張後有

三王專而治者也今之尹若是乎斯謂難職處三難
之地誠非大名使不可而以任公則公之素不推可
知矣予嘗竊論天下之政惠流威立信執義斷非通
弗濟有容乃大故體心悉情布慈敷溫猷朴靡施此
可言惠而不可謂之威端嚴厲厲望之肅如邇慄遐
懼此可言威而不可謂之信令行禁止畫一靡移此
可言信而不可謂之義破幽剖疑不吐不茹苟有弗
合死生以之此可言義而不可謂之通曲成委就從
之弗失已違之弗取怒此可言通而不可謂之容法
坤之藏準師之畜含垢掩疾不動聲色綱舉目清有
斯六善而後三難可行也何也尹也者卿相之次也

故其器常患不洪然猶有司也故其才常患不通而又益之以義信兼之以威惠此天下之良也童公有焉尹不足爲矣公捷爲人也以進士歷都給事中叅政左右布政使擢今官云公之擢今官也三司諸大夫飲餞于公分燕于私脩矣已而相謂曰伯叔倡和載之詩回路相贈述之禮言昆弟友朋非言莫申也夫寮也者義猶昆弟分則友朋者也於是相率徵言于李子李子曰夫童公者予知之素矣是卿相之器也有六善焉尹無難爲者矣

送陳公序

陳公以河南按察使而陞山東右布政使捐訊鞠典

敷布遠刑獄就錢穀去糾擿司科催前以法今以孝法主義教主仁是陞也階崇而職異矣於是有問李予者曰君子有遺慮智者無兼能陳公固才臬將復才藩乎李子曰考來於往察隱於彰故往者來之證也跡者心之應也陳公嘗爲令矣才令也爲御史矣才御史嘗按察副矣才按察副而又使矣而又才使則今不才藩乎竊聞之君子異位而同體異體而同功異功而同心故藩臬臺邑者位也卑崇相承寬嚴以之者體也仁宣義決視履熙載者功也然發之才而由之心故跡者心之應也夫牛羊之於人末也昔者奚飯牛式牧羊也移之官奚以秦霸式爲令才斯

何也通也通斯同同斯功矣是故邑可也臺可也臬可也藩可也如孔子委吏可也乘田可也中都宰可也魯司寇可也斯所謂證證諸往者也不然必自計曰吾奚藩奚臬奚臺奚邑官至而後習斯學養子而嫁者也故同者由之心者也異者即乎事者也功者證乎跡者也體者存乎位者也通者貫乎一者也問者曰若是則陳公進而卿不爲名卿乎李子曰名卿哉曰名相乎曰有本矣

何公陞南京工部右侍郎序

何公以都御史巡撫我土再歷年乃有今命蓋出臺而就曹輟綱維而佐水土者也以階則六佐爲崇以

官則司空古列之三公以職則今散而前要以地則北重而南輕矣是時何公年將耆尚未子會又喪其夫人乃公懇疏乞歸或問李子何公歸允乎李子曰弗允曰奚知其弗允也曰以公之德之功知之竊聞之爲而靡澆之謂執同而罔隨之謂介小而容之之謂恕存而念之之謂厚諾而終之之謂忠先而鑒之之謂遠優而俟之之謂大斯七者古所謂德之經而政之所由行也是故是人也治朝之所必庸是以在下則陞在上則旌在野求之在位明之夫何公者德而位乎上者也方將明之歸何可得矣在乾之九五飛龍在天利見大人 今皇帝繼統也乃夙夜思德

焉庸而慮之曰爲矣撓乎同矣隨乎小或罔容容者
厚乎厚者忠乎忠而遠乎遠而大乎既見之而庸之
矣八坐克矣乃又慮南有位焉若曰不仍虛乎若是
則何公者即懇䟽乞歸無允之矣或又問功者何也
李子曰竊聞之政外無功故執則法立介則類分怨
則愛擴厚則惇積忠則衆附遠則噐洪大則量富量
富則大事斷噐洪則承荷堅衆附則易使惇積則易
親愛擴則惠澤流類分則善惡別法立則紀綱修以
是臨民無往而非政以是爲政無往而非功矣故曰
政外無功曰日者齊寇犯我東鄙也飛箭滿眼炎燄
晝赤淮泗河洛之間詢詢如焚而公乃仗絨卽戎指

揮而平之斯所謂折衝尊俎者也及其明之也乃大
主焉寄何也李子曰君子之政始諸身以加諸民曷
爲弗成曷用弗功詩云右之右之無不宜之是也何
公嘗爲縣矣而縣焉成嘗監察矣監察有聲爲郡爲
臬爲藩矣以郡以臬以藩名斯足以觀政矣何也德
爲之也故忠其衷也厚其徵也恕其行也執其操也
介其節也遠其期也大其規也斯古所謂德之經而
公之政所由行者也是故重輕之者時俗之論也南
比之者急要之心也 明天子固且 詔公入矣公
行之日三司群公餞之郊公曰幸問言於李子於是
群公乃造問李子而有斯序

贈翟大夫序

翟大夫者河南按察司副使翟子也翟子爲給事中
也劾章怒樞要坐是出補僉事僉事雖大夫然銀青
而諫垣出是官也時眼恒卑之於是人咸謂翟子危
或教之曲解乃翟子則顧毅然曰得不得命知不知
人非其道以求之君子不爲也况求之未必得哉居
無何樞要者去於是翟子進副使階中順易銀以金
換青爲緋褐蓋驄馬英英赫赫奕如而巍如於是人
則又咸爲翟子賀乃翟子顧又歔然弗之居也曰夫
君子之諍也非以捷徑也其進也非恃幸也是故居
盡吾職焉已豈譽何知吾量吾力焉已進止聽之故

法者不任情以出入君子不低昂以徇時是故羣
蒞我邦也吏嚴而民降罪之靡寃訟者寡怨行之三
年令彰顯夫是則翟大夫之行焉已或問翟大夫
何以賢也李孝曰人也殆有真貴者也夫有真貴者
必有至質有至質者必有浩氣故氣者稟也質者成
也貴者徵也今夫松柏固世之謂才也然斧之則折
撓之則折火之則灰水土則朽乃若金玉之爲物也
從革罔渝瑟溫而栗煉之愈赤寧碎靡蝕斯何也其
質至也是故天下之言貴者未始不之歸也故詩曰
金玉其相傳曰金聲而玉振之夫文孔者古之大聖
人也而贊之者必曰金玉金玉固知二物者天下之

貴也夫瞿子者誦法孔子者也又恒自曰文王我師
以是觀之殆有真貴矣人也其質至也其氣浩矣夫
是則翟大夫之行焉已大夫其名某字號青石子昌
邑人也其爲副使也則嘉靖二年夏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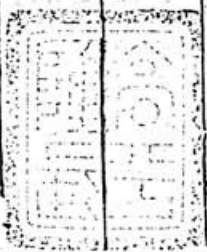
觀風河洛序

觀風河洛者爲巡按譚子而作也觀風者何其職也
河洛者方也譚子之蒞我邦也度而能貞肅而有明
潛洞戒否旁燭窅幽見之苟真颺激山屹利害罔移
也於是君子佩愛小人服威吏憚而縮民恃而舒然
聲跡泯焉坐竟日默如也斯何也天下有大通焉觀
是也有大幾焉風是也風以幾動幾以觀通是故無

遁情焉情者風之所由生也巡按者以觀爲職者也
即情以察幾緣幾以廣通因通以求職鮮不獲也故
君子謂譚子善爲政雖於天下可也河洛先之矣是
年也譚子實監河南試大梁士試而中者十有四人
也十四人者相語曰我監公何以大通於幾空同子
曰士讀易乎觀之爲道人已之道也然君子觀則先
已故曰知風之自自我始之也其有職也則戒之曰
爾惟風傲之曰巫風淫風亂風言其觀貴已也夫譚
子者懋于德者也德而風故其動幾動而通故其觀
無遁情是故以執則貞以用則明潛之則洞旁之則
燭愛孚威行吏縮而民舒也斯何也德者所以爲風

者也情者所以流德者也幾動于微通成于廣職斯
獲之矣故君子謂譚子善為政然河洛也厥方狹矣
諸士曰古者陳詩以觀而後風之美惡見也我監公
聲跡泯而其德大通於幾不謂天下之材乎於是賦
觀風河洛云河洛者狹之也冀太師采之獻諸天子
空同子曰民詩采以察俗士詩采以察政二者塗殊
而歸同矣故有政斯有俗有俗斯有風

空同先生集卷第五十三





馬國書院藏